

我的祖父效信趁

■周桂梅

今年清明节前夕，婆家姑姑效英丽打来电话说：“桂梅，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清明节我和你姑父有事情回不去，你一定要去县烈士陵园祭拜一下你的祖父。如果小辈们在家，请一定也让他们去祭拜一下、听一听他的故事，让他们铭记那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姑姑的这番嘱托，让我不由得回想起2004年的那个清明节。

2004年的清明节前夕，在郑州工作的姑姑效英丽提前和姑父一起赶回了老家上澧村，当晚，全家人商议清明节如何祭拜抗日英雄效信趁的事宜。闲暇时，我听姑姑含着眼泪讲述了她父亲、我的祖父效信趁的英勇抗战往事！

效信趁，小名润卿，学名展，字信趁，1912年出生在舞阳县魏庄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效坦斋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是舞阳的知名人士。效信趁幼年时受父亲的影响，刻苦学习，苦练书法，七岁时随父迁到上澧村。上完小学后，他考入开封省立第二中学，两年后跳级考入开封高中。

1932年秋，效信趁高中毕业，被北平大学法律系录取。进入北大后，他努力学习，想学成后用法律武器维护正义。但是，日寇已侵占了东三省，校园里也安放不了一张安静的课桌。毕业时，校方决定保送他出国深造，等学成归来后再报效祖国。

不曾想，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效信趁觉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他应当挺身而出，为国效力。于是，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舞阳。回到家乡后，他积极联络从各地回到舞阳的进步大学生，组织成立了“舞阳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中共舞阳县委建立后，效信趁积极向党组织靠近，为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1939年6月，经县委书记胡田希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抗日的骨干力量。

为了保密起见，加上他的家庭在当地比较特殊，他平时只与县委书记保持特别关系，不参加支部活动，县委书记也没有

向党小组公开他的党员身份，只让他做地下工作，所以他的党员身份外人并不知晓。

效信趁加入地下党以后，守口如瓶，从未对父母和妻子提起过此事，他还叮嘱父亲和伯父不要欺压佃户和长工。

竹沟惨案发生后，河南省委委员、豫南地委书记张旺午从根据地到达舞阳，组织豫南、豫中等地党员撤退。效信趁以北舞渡区长的身份对他们暗中加入以保护，帮他们顺利撤退。1941年春，形势进一步恶化，效信趁先后担任了国民党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即保长训练所）教育长、舞阳县中学校长等职务。他以合法身份聘请共产党员胡赞虞（后又改名张平）、陈海滨任教育员，并暗中保护他们。

1944年，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前夕，效信趁发动进步青年学生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政治工作队，深入农村，召开群众会议，利用写标语、出墙报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4月，日军渡过黄河，继续西犯。效信趁主动联系地方进步人士张茨山等，把地方上的分散枪支集中起来。随后，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组织了抗日武装方（城）宝（丰）动员区抗日游击纵队。效信趁任第三支队支队长。

1944年5月10日，日军侵占舞阳后，效信趁带领抗日游击纵队立即转入武装抗日斗争，后游击纵队发展到800多人，拥有600多支枪，主要活动在舞钢西南山区一带。他们长期与鬼子周旋，暗中新四军五师的支持下英勇抗战。这一时期，效信趁因不接受国民政府的控制，所以西面受驻方城的国民党六十八军围攻，南面受国民党舞阳县政府、县保安团夹击，但他仍坚持在舞阳、方城、叶县三县交界处一带，以刘沟为中心积极进行游击活动，直接牵制在舞阳县城、朱兰店、栗林铺及叶县辛店等据点的日伪军。

效信趁的这些举动引起国民政府极大不满，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缉拿他。日军人侵舞阳后，派了几个伪军头目在保和一带查找抗日游击队的下落。在汉奸的指引下，日军很快带领200多人重重包围了效信趁的老家魏庄村，其父亲效坦斋、兄长效风、侄女女婿张树森被抓。

为了利用效坦斋，日本人让维持会会

长说服效坦斋给儿子写信，劝其带领队伍归顺皇军，并许诺让其升官发财，遭到效坦斋拒绝。1944年7月28日，日本人将效坦斋拉到县城西关门外吊桥附近活埋。后来，効风和张树森被取保释放，效信趁将一家老小接到老寨山一带躲藏。

1944年年底至1945年年初，日军采取大包围大分割战术，企图一举消灭这一地区所有抗日武装力量。1945年元月6日凌晨，日军纠集驻舞阳县城、朱兰店附近各据点和叶县常柏庄、辛店等地兵力500余人，兵分4路，同时向舞阳南部的地方武装发动进攻。

游击纵队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让部队护送群众及家属撤离，躲到深山茂密的丛林里。他们一边撤离，一边与追赶过来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效信趁的三个子女刚刚隐蔽好，9岁的女儿效英丽就被日军的刺刀刺中后背。危急关头，亏得董仲衡的妻子董汝敏极力相救，她才得以逃生。而董汝敏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此次战斗中，方宝动员区第二纵队牺牲了董汝敏等16个队员。效英丽的后背上至今还留着一条约疤。

不久，效信趁支队正式被改编为豫中游击兵团叶舞支队。改编后队员们士气大增，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游击兵团主力部队紧密配合，奋力作战，先后参加了攻打鹁鸽楼日军哨所、庙街伏击战、营街围歼战、攻打神沟庙等战斗，在地方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5年4月5日，效信趁带着200余人到达遂平的嵒岈山焦子沟、万庄，受到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兵团政治部主任冷新华及挺进二团团长江国平等的热烈欢迎。随后，效信趁妻儿老小也一同到来，新四军热烈欢迎的场面在效信趁子女

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一个月的军事训练，效信趁支队被编为新四军五师河南挺进兵团叶舞支队，效信趁为支队长。改编后，部队马上要北上，效信趁只好把妻儿老小送回老家。效信趁告诉妻子他要离开李香楼，北上抗日，然后去延安学习。他给妻子和孩子留下的是骑着一匹马和两个警卫员一起消失在官道上的背影。

临走时，效信趁对妻子交代了一番话，他说：“他这一走，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决不归还，到那时咱们一家再团圆。现在咱们儿女双全，我已了无牵挂，家庭的重担全靠你了。”

据姑姑效英丽回忆，1948年舞阳解放时，一大批官兵路过此地。母亲杨氏手中抱着一双圆口布鞋在路边询问“叶舞支队效信趁”的下落，但他们听到后都摇头说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母亲杨氏几年间没有打探到任何关于儿子的消息，终日以泪洗面，把双眼哭瞎了。全家人天天盼、夜夜盼，几十年过去了，盼来的却是他牺牲的消息。

姑姑效英丽从舞阳党史资料中获悉，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以受降为名，调集军队对豫中、豫西、豫南的八路军形成包围。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1月初，效信趁随部队南下桐柏，与新四军五师等会师。1946年6月，效信趁参加了中原突围，随部队转战于鄂西北地区。同年9月，在湖北保康地区的一次战斗中，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突围时，效信趁英勇牺牲，时年34岁。

2004年6月，姑姑接到一个重要通知说，河南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效信趁为革命烈士。

这就是我的祖父效信趁的故事。



■红尘百味

翠竹清凉岁月长

■王国梁

一丛翠竹长在庭院的一角，使得庭院多了几分情趣和内涵。这从翠竹种植了有三年了，但依旧细细的，亭亭而立。大概因为北方不大适合竹子生长，加上我不大会打理，所以竹子看上去有些纤弱。但这并不妨碍我享受“居而有竹”的惬意和自在。

坐在院子里，听风吹动竹叶，发出微微的声响，心里掠过一阵清凉。想到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院子里这从翠竹虽没有竹林的规模，但它们传达出的意境是相近的。

竹子自古就是文人墨客的爱物，它入诗入画皆可营造一种与众不同的境界。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我爱竹子青葱翠绿的外形，也爱它高洁傲岸的品格，它实在是担得起“君子”的称号。大概因为“竹文化”源远流长，竹子散落在书籍和绘画中，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我们自然就会赋予竹子很多品格上的含义。

有一段时间，我总在想，竹子属于树木还是属于花草。后来我觉得，树木属于现实烟火，花草属于诗和远方。而我们北方在庭院中栽种竹子，看中的是它的美学价值，它有优美的外形可供观赏，又有高贵的品格可以怡情悦性，所以它是属于花草的。当然，南方的竹子用途很广，那另当别论。

竹子分节，我一直觉得竹节特别有美感。看到竹节，就会想到墨竹图。我不懂绘画，觉得画竹节很考验画家的功力。竹节象征高风亮节，坚韧不屈。

我把竹子当作花来养，长得不好久了便换新的，所以我家的竹子很少长到高大粗壮的时候。记得那年父亲第一次栽种竹子，他忙活了一整天，终于完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父亲满足地看着竹子说。那时父亲刚刚辞了工作，有些苦闷。在父亲看来，他辞职

是对原则和气节的坚守。他的这种情怀，总要借助某种媒介表达出来。于是，他选择了在院子里种翠竹。如今我这样理解父亲的种种做法，不过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什么。

后来，父亲走南闯北，一生起起落落，各种风波都经历了，人生的悲悲喜喜也都尝了个够。到了晚年，他更喜欢竹子了。他经常坐在翠竹前，安然地听听风，看看云。这时候，竹子也是一种情怀的寄托。繁华落尽，淡泊最真，竹子代表着一种淡然的情怀。

我喜欢翠竹，感受到的是它带来的清凉氛围和安静气息。在自己的居所里，能够与翠竹朝朝暮暮，会觉得自己也变得高洁和通透了。

人的情感极为丰富，我们总是把自己的某种情感寄托到事物上面。于是，大自然中的很多事物都会被我们赋予一些美好的寓意或者特殊的含义。翠竹实在是值得拥有和珍爱。

丝瓜沿上瓦墙生

■甘 婷

说起丝瓜，总觉得有趣。在北方人眼里，一种或长或短、表皮无棱角、汁液丰富、口感脆嫩的碧绿瓜就是丝瓜。若是到了南边，老百姓祖祖辈辈都把那浑身布满硬棱条的瓜叫丝瓜，无棱者乃是水瓜。二瓜共名，但是瓜貌可大不一样，一似青澁少女，一似粗犷硬汉。

如果到两广地带走一走，说不定又会知道一个新的关于长棱瓜的名字——胜瓜。原来，由于“丝”与“尸”在粤语中的发音相同，不吉利，故将“丝瓜”改“胜瓜”。

“管它叫啥名，种了就能收，水瓜能吃，长棱的丝瓜也挺好嘛！”到了自家母亲的老宅院，母亲种丝瓜种得随意。老人家竖一排篱笆，撒下一把丝瓜种子，在小城的柔和天光下悠悠地种起了瓜。她倚倦着腰，一手举瓢一手拎扇，凑到长势喜人的瓜秧子跟前，给它们浇下几瓢水，脆嫩的绿色叶片越发地水灵起来，而母亲的蒲扇儿摇动着，像魔法世界的施法棒，开始编织起一个丰收的梦来。

这丝瓜确实好种，天气暖融融的，

水分也足，种子掉到泥土里就能发芽，“咯吱咯吱”地往外伸头探脑，那些细却坚韧的丝瓜藤蔓转眼间就能扎堆地往篱笆上冒，缠缠绕绕堆了一层又一层，眨眼间就成了一个绿意盎然的遮阳华盖。人在篱笆旁一站，满眼都是绿意。

开始是绽放精致的小花，再结出最鲜嫩的瓜娃子。父亲和母亲频频在丝瓜旁徘徊，引得我也数次驻足其中。最后，夏风迎面一吹，瓜香扑鼻而来。

大伙儿都说收获丝瓜的日子里是很忙的，因为它们长得多、长得快，刚摘走一批瓜，下一批就接二连三地来了。夏日的老宅旁，蝉鸣声声，满满一墙的丝瓜，眼前这油画美丽至极。

母亲说，炎夏常吃丝瓜能解暑，瓜汁擦身体还能去痱子。最常见的吃法莫过于把丝瓜硬邦邦的长棱条削净，留下脆甜的瓜肉，切片下锅，加清油，撒一把蒜末儿，一点点盐就能清炒出无限的滋味，这是一道素雅的夏日小菜。

或者把丝瓜用来滚汤，取肉末儿、白豆腐与丝瓜在滚水中徐徐烧开，调味即可，甜、鲜的汤汁顿现。这种朴素的家常汤人人爱喝。



母亲说，无论是水瓜，还是丝瓜，都一样“侠骨柔情”。嫩瓜好吃，一抿就碎；老去的瓜内心越发地坚韧，轻易不能撕断。选老瓜晒干，去种等，丝瓜络就大功告成，洗锅洗碗少不了它。呵护主妇的一双手，它拼得过钢丝球。

而今，我常常守着一丛瓜，慢饮一杯清茶。天再热，我也不怕，因为我有丝瓜。

■诗风词韵

焦桐下的沉思

■特约撰稿人 鲁锁印

475天，能够留下什么
对于普通人
这可能不是什么难题
您，却激励着后来者不断求索

人的一生，稍纵即逝
您在这有限的日子里
留下一座丰碑，留下一座宝藏
留下了一束永不熄灭的光

带着崇敬也带着疑问
再次走近您
在交织着苦难与辉煌 的黄河之滨
叩问苍天、大地和清风
把这个常问常新的困惑探寻

清风拂动枝头
它吟咏着
您留下的一片树林
泡桐花在每一个春天里怒放
她们描绘出您割舍不下的梦想

晨曦掠过天空
它追忆着您留下的一串问候
“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

千家万户
把这家常的话语刻在了心头

阳光照耀村庄
也辉映着一行行足迹
一辆自行车和一双脚丈量过
84个风口 1600座沙丘
金色的画卷正翻涌出湿热的麦香

那些生动面孔告诉我
您留下的一面镜子
“千部十不准”“反对特殊化”
照出了脸上的灰尘心中的羞惭
也照出了光明的前程行动的力量

饱经风霜的火车站
铭记着，您留下的一种精神
千顷澄碧驱除了万户萧索
悠扬乐音驱散了阵阵哀叹
这是信念的种子呈给岁月的见证

半个世纪，如此漫长啊
而这475天，还如同昨日
焦裕禄，这个名字
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光荣
并穿越时空“凝聚成了一个永恒”

■流金岁月

汾河记忆

■姜德安

有一次小孙子来看我，突然问：“爷爷，咱老家有河吗？”我说：“有啊，有一条汾河从我们村子穿流而过，在村庄后绕了个小湾，我们都叫它汾河湾。爷爷小时候经常去河边玩。”

它是南北几个村的主要泄洪通道，河水清澈见底。每当夏季，放了暑假，我和小伙伴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汾河湾了。

那时候，政府每年都要疏通汾河。河两岸有高高的河堤，一出村就可以看到，堤上种有高大的白杨树，枝干挺拔，枝叶繁茂，河风一吹，“哗哗”作响，树上的知了叫声不绝，各种各样的小鸟在白杨树上飞来飞去，河水中水草攒动，游鱼穿梭。人们在田间劳作累了，去汾河边用手掬几捧水喝，甘甜的河水顿时让人疲劳尽消。男人坐在岸边抽上

一支烟，女人们家长里短地聊上一通，又都去田野劳作了。小孩子们最幸福，无忧无虑，拾点柴、割点草，更多的是去河里摸鱼捉虾。我们几个小伙伴用泥块把河水拦起来，用盆子把水舀干，就开始捉鱼了。小泥鳅躲在淤泥里，得用双手从泥里捉上来；小黄鲢更狡猾，躲在很深的泥洞里，很不好捉。

没有暴雨、没有洪水的季节，汾河湾就是小孩子的乐园。一旦发水了，汾河也失去了它平静温柔的性格，河水暴涨，奔腾而下，河水卷着树枝柴草一泻而下，那时河两岸大都种高粱，不怕水淹。老人们常讲，我们这里十年九涝，河水退后，两岸的高粱地里积水很深，收高粱时还经常在地里的水坑里捉到筷子长的青鱼。

如今，有好多年没有去看过汾河了，但它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人间世相

“短把儿镰”

■郭纪山

镰，一种很古老的农具，多用来收割庄稼或割草。常见的镰像个“7”字，镰把儿略成“S”形，有二尺来长。久而久之，人们就把在人情交往中那些用着人朝前用不着人朝后、过河拆桥的人形象地比作“短把儿镰”，也算是借物喻人，教我们做人做事要厚道、虑长。

乡间有俗语说：人情是把锯，你来来，我去去。生产生活中，少不了挪挪借借，相互帮忙，谁家也没有挂免事牌。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左邻右舍，来来往往中，关系越走越近、越走越厚、越走越亲，这才是正礼、正道。

早些年间，我们村里有个老太太，本来身材就矮小，上了年岁身量就更小了，但她个

儿小不小，人送外号“小算盘”。“小算盘”跟前有四个儿子三个闺女。过去，小户人家生活艰难，扳着指头过日子，若遇着男婚女嫁总是想“捞一耙子”，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情。但凡事都有个度，只要说得过去，人们并不多计较。

“小算盘”精明过了头，她家的几个子女结婚，“吃面条儿”的事办完之后，就和族人商量说：“咱们人多门事大，办个事儿摊子支太大，招呼不过来，不如分开。”族家众人一听就知道她要的什么心眼儿。一个兄弟平日里爱和她打个渣子（开玩笑），就接过话头儿说：“你尾巴没翘起，我就知道你耍啥屁！”

自此，这老太太又多了个外号“短把儿镰”。

接娘回家

娘也来参加孙子的婚礼，但媳妇立马反对说：“喊她干啥？她给咱家做了啥贡献？娶我们的时候说盖三间瓦房，到现在20多年了，还是啥都没有！”这是个短处，说不得嘛，我只能向墙侧卧，独自哀叹。

又是几年过去，我在外面打工，能不回家就不回家，为的就是少生气。

飞奔到家，媳妇端出一碗面条让我吃。吃着面条，我看看柜子里的月饼和红枣莲子粥、西红柿炒鸡蛋、凉拌黄瓜，就问这是给谁的。她说：“那是让咱娘吃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仍是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个娘，也没敢多问。

吃完晚饭，媳妇说：“走吧！接咱娘去。”老婆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走了一阵，我迷糊了：岳母家要向东，但她咋往村北走？

两间小瓦房里，昏黄的灯光照在正刷锅的娘身上，媳妇进门就喊：“娘，俺是过来接您的，从今天开始，您和俺一起吃住！”娘开始擦眼泪。

“今天上午乡里开会了，表彰清父母回家的典型，冬花因为把公婆照顾得好，得了个奖牌不说，还在戏台上发言了，神气哩很……”晚上睡觉时，媳妇在我枕边絮絮地说。“咱孩儿现在也结婚了，我也体会到了养孩儿、给孩儿办事的不易。再说，现在是新时代了，我也得跟上文明的步伐不是？”我听了心里直乐。

第二天早上起来，她说：“你以前睡觉不打呼噜，昨天晚上却打得山响，咋睡香？”